

翹望春天的紅梅

王 扶 黃 伊

翻開選集的正文，排在前面的是肖平同志的《聖水宮》。這篇小說寫於一九六二年，但是在今天讀起來，我們仍然感到它強烈的現實意義：愚昧無知，沒有文化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。小說里的縣委書記，因為偶然的機會到了偏僻的聖水宮。當他看見天真無知的小英子時，決定說服她的父母，把她送到山下的學校去學習。十年以後，縣委書記又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與小英子會面時，她已經成長為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才了。二十多年前作家表達的這種破除愚昧，重視知識的思想，不是仍然閃耀着哲理的光輝么？肖平是一個以諳熟兒童心理，語言優美動人著稱的兒童文學家，他把縣委書記兩次見到小英子的場面寫得相當生動感人。

這一集里，我們選了兩篇以農村兒童生活為題

材的小说，它们是张少武的《摸鱼》和浩然的《大肚子蝮蛇》。这两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：爱集体，爱国家，爱社会主义。

我们现在的少年儿童，过了十年八年，或稍长一些时间，他们就是建设我们国家的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。从小培养他们的这种精神，是我们儿童文学家的光荣职责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的条件跟小说里所说的大不相同了，现在的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。但是，为集体贡献聪明才智，为国家流血流汗，为社会主义添砖添瓦，就象《摸鱼》中的宝祥，《大肚子蝮蛇》中的大旺一样，不正是我们今天要树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么？

在六十年代，有一批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少年儿童生活的作品，我们选了王汪的《渔家女》、露菲的《我有一个好爸爸》、管桦的《上学》。

管桦是大家所熟知的儿童文学家。小铁头为了想上学，把眼睛都盼穿了，但是，他能拿上课本真正自由自在地上学，却是在八路军解放他的家乡龙虎村以后的事。管桦好象坐在北方农村的炕头，点上一盏煤油灯，给我们讲他童年时代的故事。他告诉今天的少年朋友，争得这一份权利多么不易啊，我们可

要珍惜它！露菲的《我有一个好爸爸》，写了我们革命队伍里的英雄，但是作者并没有正面写他如何勇敢，建立了什么丰功伟绩，而是通过主人公小妮子的眼睛来看这个人物，于是在我们的面前，出现了一个十分真实可信的革命英雄。他来自人民，穷得去闯关东；他又带领群众，参加殊死的斗争。角度颇新，很有特色。王汪的《渔家女》，写了渔家女小莲为了支援山上的抗日民主联军，冒着千难万险，把乡亲们节省下来的盐粒送给自己的部队。惊险曲折，真切感人，表现了那时的少年儿童对民族命运的忠贞。

在这一集里，我们还选了三篇描写旧社会儿童苦难生活的小说。即：胡景芳的《苦牛》，严振国的《鹌鹑》和崔前光的《打鱼的人们》。

在六、七十年代，描写旧时代儿童苦难生活的小说很多，我们为什么只选了《苦牛》《鹌鹑》等三篇呢？因为它写出了自己的特色。如《苦牛》这个短篇小说，不仅仅因为它写了苦牛的苦，重要的是作家真实地把苦牛的苦和人家的不同处写了出来。他的苦处，只有苦牛一个人有；他的经历，也只有苦牛一个人经历过。俗话说：“各家有一本难念的经”，《苦牛》的可贵之处，就是它把苦牛

所念的那本难念的经如实地写了出来。

《鹤鹑》和《打鱼的人们》也是写旧社会儿童生活的苦难的。前者的主人公雪生，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国，而后者的主人公水英，却生长在南方四明山的樟溪河畔。他们不但生长的地方不同，性格不同，遭遇更是大不相同。小雪生是为了替爹爹还债，在大雪天里，跑到村外去捉鹤鹑。满世界都是冰雪呀，八岁的雪生一不小心，掉到大沟里，爬不出来，活活给冻死了，手里还紧紧地抓着几个冻僵了的鹤鹑。而《打鱼的人们》里的主人公水英，她们却在樟溪河畔打鱼，打石斑鱼、红鲮鱼、柳叶鱼和蜜鲑鱼，而故事却在打鱼的人们和渔霸之间展开。

这一集，我们只选了两篇描写学生生活的小说，即赵沛的《雕刻家》，和王路遥的《画春记》。

《雕刻家》这篇小说的优点，在于写活了陆同宝这样的学生，他喜欢雕刻，这是很好的，但他到处都乱刻，把一张新课桌刻得满是道道，这就不好了。我们不能光是厌恶他，而应该首先看到他的优点，发扬他的长处，把他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。类似陆同宝这样的人，在学校里是容易见到的。作家把他写出来，而且把如何帮助陆同宝这样的同学

进步，令人信服地写出来，不但对教师有意义，对少先队，对中小學生，又何尝没有意义呢！《画春记》从表面上看，花的笔墨比较多的是唐冲，但是作家所着力刻划的是小毅，唐冲始终处于被教育的地位。能不能找到春的信息不是最主要之点，重要的是那种精神。那种认真的精神，那种不断地追求的精神。有了那种可贵的精神，是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的。

我们在上面讲了本集许多小说的优点和特点，但是，从这一个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总的趋势来看，却又不能不指出，这是解放以后我们儿童文学创作的低潮时期，或者说是成绩不大的时期。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儿童文学创作，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觉得上面这些作品的难能可贵，它们是翘望春天的红梅。

我们说这一个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不够兴旺发达，一是指新涌现的很有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不很多，特别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很多。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，它的标志之一是群星灿烂，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。比如，在五十年代，我们出现了象刘真、任大霖、任大星、杲向真、肖平等一批富有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，出现了

《我和小荣》《小胖和小松》《蟋蟀》《吕小钢和他的妹妹》等一批闪烁着光芒的儿童文学作品。这个现象，在六十年代就不多见，更不要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了。其次，由于作家在极左思潮的禁锢下，不敢接触更广阔的题材，因而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，就显得题材过于狭窄，有许多领域，作家没有去接触，或者不怎么敢接触。于是，在小说里就很难多彩多姿。作家们只满足于写一些好人好事，而不敢面对现实的生活，面对学生的实际，儿童的真实处境，作品的题材和儿童的生活有较大的距离，因而不大能引起少年读者的注意和共鸣。这样，优秀的作品当然不大容易产生。第三，极左思想愈演愈烈，阶级斗争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，因而出现了许多雷同的作品，或者叫做苍白的作品，没有生命力的作品。就是在一些写得比较好的作品里，也有当时的一个通病：把反面人物写得过于简单化、漫画化、脸谱化。只要是反面人物，好象脸上长的只能是满脸横肉，三角眼，二阎王，笑面虎，等等。其实，反面人物也是千差万别的，并不是所有反面人物都是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坏人的。

英国诗人雪莱有一句名言：“冬天到了，春天

还会远吗！”严冬之后，就将是一个百花灿烂的春天。儿童文学在度过了它的低潮时期，甚至文化大革命的空白时期以后，随着万恶的“四人帮”的覆灭，一个文艺上的春天，当然包括儿童文学的春天，就要降临到人间了。少年朋友们，你们假如读本书的第四集，你们就会象北京的中小学生在春游到颐和园一样，一个百花争艳的镜头，将出现在你们的眼前。

目 录

1	圣水宫	肖 平
18	渔家女	王 汪
31	摸 鱼	张少武
43	我有一个好爸爸	露 菲
69	雕刻家	赵 沛
80	大肚子蛎蛎	浩 然
95	画春记	王路遥
11	苦 牛	胡景芳
172	鹤 鹑	严振国
214	上 学	管 桦
246	钓鱼的人们	崔前光

圣水宫

肖平

一九五〇年初夏，县委书记李群到清泉区检查工作，听说那里有一座唐代古庙，便决定去察看一下。

那是一个日暖风清的日子，碧空如洗，万里无云。他一个人沿着一条蜿蜒的山涧走着。两旁是一片片苍翠欲滴的河柳，脚下是一丛丛五颜六色的野花。涧水歌唱着跳跃着向前奔去。一群幼小的白鳊鱼，逆着水流，快乐地摇着尾巴，伴随着他的脚步前行；忽然一只苍鹰的黑影从上空掠过，它们便吓得一齐掉转头，紧紧地贴在石缝里。

他敞开衣襟，呼吸着春天的温暖和芳香，心里充满了欢愉。朝阳转向东南的时候，他已走进了山谷的深处。

穿过一个小村庄，绕进另一条山谷，地势变得

险峻起来，乱山重叠，怪石嵯峨，路回峰转，杂草迷离。他依着一个牧童的指引，循着一条细小的山泉前行。泉水在青青的山草根下，在芬芳的野花丛旁，在光秃秃的青石上面，静悄悄地流着。山上是密茂的柞树林。一个看护春蚕的孩子，远远地站在上顶一块大岩石上，不断地扬着绑在长竿上的红布。突然，他发出了一声长啸，那悠长清越的啸声，在狭深的山谷内荡来回去。几只苍鹰蓦地从险崖中飞出，直冲云霄，接着又迅速地掠过村落的上空。村落里飘出几缕炊烟，疏散的烟柱，伴随着清越的啸声，袅袅而散。

路愈来愈难走了，杂草中荆棘丛生，乱石纵横，羊肠小路变成了稀疏的足迹，到后来连稀疏的足迹也不见了，只是野草漫地，榛莽一片。他牢记着那个牧童告诉他的认路方法，只是循着山泉向前走。可是天色已近中午，古庙还毫无踪影。

他站下，抹了把汗，抬起头向四周望了望。两旁是苍郁威严的山峰，头上是一带蓝天，只有几声鹰啸鸟鸣，周围是一片深沉的寂静。他略微向前俯下身子，抓着枝条，踏着野草乱石，向山上攀登。

一片苍郁浓密的树木横在前面。他登上一段陡直的岩坡，绕过一丛青杨，突然，一堵红墙兀然闪现

在他面前。他惊奇地站住了。墙头上伸出几枝红得耀眼的榴花，蜜蜂在枝头嗡嗡闹着。他站了一会，向四周看了看，便绕墙慢慢向前走去。走了几十步，便是山门；山门上一块油漆剥落字迹模糊的匾额——圣水宫。

他走了进去。院内古柏参天，杂草丛生。一阵清风吹来，古柏发出“呼呼”的啸声，房檐角的铁马也丁冬响起来。在古柏林中，巍然耸立着两座黑石巨碑，碑上刻着唐代开元建庙和明清两次重建的经过。他看完了碑文，踱进大殿。大殿内尘封土积，蛛网纵横，塑像已残缺不全，壁画因受风雨的侵袭，也已色彩斑驳模糊不清了。穿过大殿，还有三四进后殿，也都是残败荒芜破烂不堪。殿堂两侧是一溜耳房，想当初大概是道人居住的地方，现在已是一片断垣残壁，重重曲回的院内，长满了古柏和果树，还有各种花树，繁花盛开，芳香扑鼻。

他从东面绕到西面，慢慢地巡视着。在西南角上，发现了一幢完整的房子。院内花树成行，牡丹过墙，忍冬玉兰齐檐。窗下种着一架葡萄。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葡萄架下寻找着食物。一只花猫伏在窗台上打盹，一听见人声，蓦地站了起来，看了看，便跳上院墙又翻上屋顶跑掉了。屋门虚掩着，他叫了

几声，没人答应。他在院内站了一会，见没有人回来，便走了出来。院墙外面是一大片樱桃林，正是桃熟季节。青枝绿叶间，红樱点点，美丽极了。他一面观赏着这自然美景，一面信步向林中走去。忽然，在他身边响起了一个女孩的叫声：

“喂！”

他转回头，却不见人影。他正在惊异，那叫声又响了起来：

“喂，你是谁？”

这时他才看到，在他旁边樱桃树上，坐着一个小姑娘。她遮掩在浓密的枝叶间，不注意几乎看不出来。他正在想，这是哪儿来的？这时，那小姑娘又问：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走路的。”他仰着头，笑着反问她道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就是这里的。”那小姑娘严肃地回答。接着用怀疑的口气说道：“走路的，俺这里从来就没有走路的。”

“怎么从来就没有走路的？”

“就是从来就没有走路的么！”

“从来也没有人来过吗？”

“有呵，”小姑娘拨开她面前的一丛枝叶，直望着他，“怎么没有，官下马家的村长来过，小牛倌也来过。”

这时他才看清，那小姑娘有八九岁，长着一副非常俊秀可爱的面孔，身穿土染的蓝底碎白花裤褂，头上扎着两个短髻儿，一双乌亮的眼睛，显得聪明而好奇。

“村长来看房子，小牛倌来要杏子吃。”

“你给他了吗？”

“怎么没给。”小姑娘眉毛一扬说，“俺这里杏子有的是，吃都吃不完，都烂在地上。我叫他吃了一顿，给他装了两口袋，还有一小篓。他答应我还来，可是再也没有。我可想有个人来玩啦！”

“我跟你玩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呵，怎么不好！”小姑娘高兴起来。可是忽然又板起脸来问道：“你是好人吗？坏人我可不能跟你玩。”

“是好人哪，你看，”他把头仰得更高些，“怎么样，你看我是好人吧？”

她真的认真注视起来，完了笑道：

“嗯，你是好人。”

“你怎么看出我是好人？”

小姑娘歪着头，悠荡着两条腿，学着大人的口吻说道：

“你慈眉善眼的。”

他不由笑起来，问道：

“谁教给你这样说的？”

“俺爹和俺妈都这样说。”

“你爹和你妈是谁？”

“是谁，”小姑娘疑惑不解地说，“就是俺爹和俺妈呀！”

他笑了笑，改口问道：

“他们在哪里？”

“山上锄地去了。”小姑娘用手向北一指。

“你们家还有谁？”

“没有谁了，就三个人。”

这时他想起在区上听人说过，这里有个道士还俗安了家。心想，这大概就是那道士的孩子。想到这里，便又问道：

“你们这里还有别的人家吗？”

“没有，就俺一家。”小姑娘显出不愉快的样子，“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可想有人来玩啦。”忽然又舒展开面孔，问道：

“你想吃樱桃吗？”

“想吃呀。”

“好，你接着。”小姑娘高兴地攀着树枝站起来，一面摘一面往下扔。见他有的接不着，眉毛一扬，笑道：

“你用帽子接呀！上次小牛倌来，我给他摘杏子，他用苇笠接，一个都不掉。”

他真的把帽子摘下来，两手撑开接着，可是还接不准。小姑娘大笑起来，一面扔一面说道：

“哎呀，你真笨！看，又掉了一嘟噜。”

不一会，就接满了一帽子，还落了一地。他说够了，小姑娘又给他摘了好久，才从树上溜下来，一面帮他拾地上的樱桃，一面问：

“你是宫下马家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别的村的。”

“离这儿远吗？”

“远。”

“比宫下马家还远吗？”

“还远。”

“哎哟！”小姑娘看了他一眼，接着又问道：

“俺爹说山外面有好多村子，是吗？”

“是呀。”他从这小姑娘的问话中想象到她的生活，“你从来没有出去过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出去过。”小姑娘又严肃地说，“我到宫下马家去过。”停了停接着说道：“哎呀，那里可真好，那么多人，还有个**大院**，里面那么多孩子，大家伙儿在一起玩，真热闹。”

“那是学校，”他说。

“学校是什么？”小姑娘直起身子，直望着他问。

“学校就是念书的地方。”

“念书是什么？”她闪动着一双好奇的大眼，“就是念经吧？”

他想笑，但一个严肃的思想却使他没有笑出来。他想：把一个孩子扔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怎么得了。他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，把小姑娘叫了过来，让她坐在身旁，亲切地对她说：

“不是，念书不是念经。念书可好啦，书上什么都有，念了书，什么都懂得了。”

“书上有雷公雷母吗？”

他想了想，答道：

“有呵。”

“他们把妖怪打死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呵。”

“那妖怪什么样？有九个头，张着血盆大嘴

吧？”

“对啦。”

“哎呀！”小姑娘显出又高兴又好奇的样子。

想了想，又问道：

“书上也有小鬼吗？”

“也有呵。”

“什么小鬼？油溜鬼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日本鬼。”

“日本鬼什么样？身上长绿毛吗？”

“不长绿毛，就象人一样，还穿着衣裳，戴着帽子。”

“它厉害吧？是不是黑夜出来喝小孩的血？”

“就是。可是有人比它还厉害，能治服它。”

“那是谁？是张天师吧？”

“不是张天师，是八路军。”

“八路军？”小姑娘好奇地念着，“八路军什么样？他长得这么高，”她站起来，踮着脚，用力向上伸着胳膊比量着，“浑身都放金光，是不是？”

他笑着想了想，点头道：

“是。”

“书上还有什么？”她坐下伏在他的膝盖上，